

李自與中國傳統文化

葛景春◎著



I 206.2

011

李
自
與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葛景春 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白與中國傳統文化 / 葛景春著. -- 初版. --
臺北市：群玉堂發行：鴻泰總經銷，民80
面；公分. -- (文學類叢書；13)
ISBN 957-667-002-0(平裝)

1. (唐) 李白 - 傳記

782.8415

80002631

李白與中國傳統文化

著者：葛景春

發行人：陳美雪

總編輯：許鈺輝

責任編輯：朱盈俊

發行所：群玉堂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國文天地關係企業）

台北市金山南路2段18號12樓之2

電話(02)3216565（代表號）

劃撥帳號1529079-7

總經銷總經銷：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訂書專線(02)5066600

FAX(02)5064000

定

出版日期：民國80年9月初版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伍零玖肆號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本書由作者授權出版 翻印必究◎

ISBN 957-667-002-0

目 錄

序

前言

自由精神與理想主義的完美結合

——李白思想綜論

民族傳統心理的積澱

——李白與儒家思想

以超越的眼光俯瞰宇宙與人生

——李白與莊子哲學

以自然爲宗，以樸素爲美

——李白詩歌與莊子美學

自由精神的贊歌

——李白《大鵬賦》與莊子《逍遙遊》

金粟如來與謫仙人

一

三

一一

四一

六一

八七

一〇九

一二七

——李白與佛教

壺中別有日月天

——李白與道教

術習縱橫有奇書

——李白與趙蕤的《長短經》

兵法與詩法

——李白詩歌與《孫子兵法》

詩仙與詩俠

——李白與任俠

盛世末代二騷魂

——李白詩歌與屈騷精神

英雄·狂士·高人

——李白與魏晉風度

詩法與書法

——李白詩歌與盛唐草書

一四三

一六七

一八九

二〇九

二三九

二六七

二九三

序

近十年來，個人發表研究李白的文章，數量之多，方面之廣，內容之豐富，葛君景春是很突出的。他本來在開封師院（今河南大學）學習英語，但對中國古典文學也很熱愛。西元一九八〇年考來河北大學中國古典文學專業作研究生。入學之前，他即對李白詩發生興趣，一入學即交來研究李白的文章多篇，其中以探索李白思想的為主。我們相處三年，他勤奮好學，打下了古典文學方面的基本功。得碩士學位後，他被分到河南省社會科學院，主持古典文學研究室的工作，七年來寫出大量的文章，其中仍以李白研究為主。他能從廣闊的視野，探索李白的思想根源，探索李白詩歌所受各種哲學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影響。他的探索是逐步深入的，經過多次的反覆和修訂，才得出現在的結論，真可以說是十年功夫不尋常。尤其是他對李白與趙蕤《長短經》關係的研究，發前人之所未發。近來他又把《長短經》譯成語體文，不久即將出版。

景春近十年來發表的和未發表的李白研究論文，並不止這一些，另外還有考據和欣賞方

面的。收入本書的只是圍繞李白思想和藝術所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研究，其中又以李白所受儒、道各家思想的影響為核心，闡明了李白詩歌吸收了哪些思想的精華，也沾染了哪些思想的缺點。這些探索都實事求是，從多方面作系統化的論述；而且旁徵博引，證據充實可靠，避免了近些年來研究李白思想藝術簡單化片面化的風氣。

收入本書的文章都是互相關連、互為補充的。固然這些文章發表先後不同，但組織起來之後，已經成為有機的整體。另外，景春還對李白全集中的賦篇和各體文章，都作了校勘和注釋，功夫踏實，不像一般論文作者隨意徵引每有曲解原文之處。而且從文章的活潑生動來說，我也自愧弗如。我四十多年以前，草成《李白詩文繫年》和《李白詩論叢》二書，內容偏於微觀的考據之學，屬於知人論世方面的工作。近年來讀了景春的文章，很受啓發，真正感覺到他是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了。故樂於為之序。

詹 鏐於河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一九九〇年七月三十日

（詹鏐先生現為中國李白研究學會會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的成員，河北大學教授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

前言

現實和傳統，是影響人們思想的兩大因素。現實是思想的土壤，傳統是思想之根。因此，要想透徹了解一個人的思想，除了研究生長他思想的土壤之外，還要深入地探討他的思想之根。

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就是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之根。中國傳統文化是多根文化，而不是獨根文化。也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分，不是一元的單一文化，而是多元的合成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學派紛呈，每一個學派都是以自己獨特的視角來審視宇宙和人生。從先秦的儒、道、墨、名、法、縱橫、陰陽、兵、雜等諸子百家，到秦漢以後的儒教、佛教、道教、玄學等，他們之間既互相矛盾對立，又互相融合補充。他們盤根錯節，合成一體，組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之樹。其中每一派學說，既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沒有一種學派的學說是完美無缺的。他們所認識的只是部分真理。他們都有所見，也都有所蔽，其學說中既有真理也有謬誤，即既有精華也有糟粕，真理和偏見二者相互扭結雜陳。也可以說，每一個學派在其優

點中蘊含著其缺點，在其偏見中包含有真知灼見。哪一個學派都不能窮盡真理，真理只在各派學說之中。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雖然流派衆多，學說各異，但按其傾向來看，基本上是兩大派別，其代表是儒家和道家。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根系，而其他各家都是可以分別隸屬這兩大學派或界於二者之間的。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結構，就是儒、道的對立和互補。

儒家的著眼點在於社會秩序和人際之間的關係，強調人倫、道德宗法等級制度的穩定，人與人關係的和諧，即著重於人的羣體價值；而道家的著眼點卻在於人的個體精神自由、人與自然宇宙之間關係，強調個人的獨立人格，人性與禮教的對立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對現實人生持積極的入世態度，對現實的社會秩序持肯定維護態度，強調中庸和諧，表現出社會的親和力；而道家對現實人生持超然的出世態度，對現實的社會秩序持否定態度，它憤世嫉俗，表現出對現實強烈的批判性。儒、道對社會與人生各有自己的側重面，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對立的，又是互補的。而出世與入世，個人與社會，個體與羣體之間的關係，是擺在中國士人面前的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

由於儒家是關於確立宗法制度，規定人倫道德禮法秩序的治世學說，因此被統治者拿來當做維繫其統治地位的思想統治工具，具有羣體秩序的強制性，從而被當做官方的正統思想對社會加以灌輸；而以道家爲代表的出世學說，因具有個體精神自由對羣體規範的超越性，

與儒家的人倫道德世俗禮教常常發生衝突，因此常為統治者視為不利於他們統治的非正統或異端思想而加以排斥、壓抑和打擊。所以儒、道二者的矛盾和衝突，也常常具有正統與非正統、禮教與人性、羣體秩序與個體自由、壓抑與反壓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鬥爭性質。這是儒、道二者矛盾的一面。而二者都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其矛盾超不出封建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而二者畢竟是共處於一體之中，在相互鬥爭的過程中，還各將對方之所長，來補充己之所短，以調劑、平衡傾斜的社會心理。從以上來看，儒、道（還有從屬於這兩派的其他各學派）的對立互補，屬於中國傳統哲學陰陽二元對立統一的體系，構成了一個循環自足系統，形成了中華民族穩固的文化心理結構。這個儒、道對立互補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以及於今日仍在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研究中國人尤其是封建時代的歷史人物的思想，不但要研究他與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時代思潮的關係，還應考慮到他與中國傳統文化、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的深層淵源關係，人既是現實的人，又是歷史的人，他是現實的體現者，又是歷史的承擔者。

研究李白的思想，當然也是如此。他的思想是時代、歷史與他本人個性的統一。研究李白，我們不但要研究他的家庭、身世、經歷、周圍生活環境與時代思潮等現實生活因素，同時還要探討他所學習、接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民族文化心理的積澱的傳統因素對他個性的影響與深層聯繫。他既從現實生活中又從歷史傳統中汲取精神營養，現實生活是他思想

的基礎，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則是他思想的淵源。要想深入透徹地了解李白，不能不深入探討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淵源關係。

李白思想有個顯著特點，雜。這既與盛唐的開放社會、與他複雜的生活經歷等現實生活因素有關，又與他好奇務廣的性格對流派衆多的多元中國傳統文化的多樣吸收選擇有密切關係。盛唐社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少有的盛世，不但盛唐前期政治休明、經濟繁榮，而且思想文化也空前開放。唐代對儒、道、釋三教並用，思想上沒有多少禁忌，文化上南北融合，中外交流，文學藝術百花齊放。李白生值開、天盛世，可以說是與盛唐社會共始終。在思想文化領域中，他可以較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愛好，發揮自己的特長。從他的個人教養和個性來看，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自幼熟讀諸子百家，常「橫經藉書，制作不倦」，並且很早就對道教、佛教感興趣。他性格好奇，性情浪漫，喜遊歷，好交遊，少任俠擊劍，學縱橫之術，又「混遊漁商，隱不絕俗」。他集遊俠、詩人、縱橫家、羽客、名士於一身的多重身分與廣泛接觸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的生活閱歷，使得他眼界開闊，思想開放，衝破了儒家正統思想的束縛，不拘一格地吸收各派的思想文化。因此，他的思想性格才顯得格外複雜多樣，他的詩歌內容也顯得格外豐富多采。在他的身上，有著儒家的熱情，道家的超曠，縱橫家的膽魄，遊俠的氣質，兵家的奇詭，屈子的執著，佛禪的穎悟，神仙家的浪漫，魏晉名士的風流。儘管他的思想性格如此複雜多樣，令人眼花撩亂，但其思想結構仍超不出儒、道

對立互補的文化心理結構的框架。其他各種思想都基本上分屬儒、道兩大派系。總的來說，李白思想是屬於儒、道結合，貫通百家開放型的雜家思想體系的。

若對李白思想再做進一步的深入探討的話，便可發現，李白思想有鮮明的傾向性。他對各家思想的吸收都是有明顯的選擇性和側重點的。對某一家的思想有取有捨，而不是全盤的否定或吸收。如對儒家，他取其熱情進取、追求理想的一面，而捨其獨斷保守、壓抑個性的一面，對道家他取其達觀超曠、追求自由的一面，而捨其無所作為，消極虛無的一面。對其他各家也是如此。他是以自我為主體，以自由理想為主導，以儒、道對立互補為構架，吸收遊俠、縱橫、兵、雜、佛教、玄學等有益成分，建構多層面的思想網絡。從總的傾向來看，他思想中的正統意識較少，非正統的意識較多；保守意識較少，開放意識較多。他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多元競爭自由創造的優秀傳統，而背叛了一教獨尊專制獨裁的正統。從而顯示出了他思想自由開放的理想主義特徵。由此可見，在接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上，一個人既有其被動的一面，也有其主動的一面。其被動的一面，就是說，傳統文化中的儒、道對立互補的二元結構，是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人人都得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它，受它的制約和影響。同時另一方面，個人也有主動性的一面，就是他可以在這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基礎上，在多元的文化中自由選擇而有所偏重。前者造成了中國人的民族共性，後者又可以顯現各人的個性。因此，從共性的方面來看李白，他的文化心理當然也要受到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

制約，即他的思想也是屬於儒、道（漢魏以後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屬於道家出世思想類型的，故釋可歸屬於道）對立互補型的，從個性的方面來看，他以自己的興趣愛好出發，對儒、道、墨、縱橫、兵雜、佛禪、玄學等進行有傾向性的獵取選擇，其中尤傾向道家的自由精神與儒家的理想主義，這就構成了李白迥異於他人的個人思想特色。

只有搞清了李白的思想，我們才能夠更透徹深入地理解李白的詩歌。如李白詩歌內容的豐富多彩，藝術風格的多式多樣，就與他融合儒道、貫通百家的複雜思想密切相關；而他詩歌中所洋溢的自由創造的精神，熱情奔放的情感，縱橫馳騁的才思，奇幻多變的意象、自然流利的語言，也與其自由的個性、開放的思想有密切的聯繫。

本書所收的十三篇文章，各有一定的獨立性，合起來又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第一篇是對李白思想的綜論，以綜合的方法來總體把握李白的思想脈絡及其特點，以及由此所引起其詩歌藝術表現的一些特徵。其餘各篇，分別從儒、道、遊俠（墨家）、縱橫、兵家、屈騷精神、魏晉玄學、佛教、道教等不同的角度來剖析李白思想，審美觀的淵源、形成和發展，他的思想體系本是一個有機整體，各部分都是相互融會貫通，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只是爲了研究的方便，我們才採取分析的方法分別從不同的思想角度來進行分析研究，這實在是迫不得已的辦法。第一篇的綜合整體的概論，可算作是這種分析方法的差強人意的彌補。

本書是第一本比較系統全面論述李白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關係的論著，雖不能說已面面

俱到，但大的方面都沒有遺漏。本書的部分篇章曾得到一些海內外著名李白研究學者的鼓勵和幫助，特別是得到我的恩師詹鍈先生的精心指導，在這裡我向他們表示深切的謝意。至於本書的錯誤和失當之處，則是本人的責任。還望海內外方家及讀者朋友多多匡正。

葛景春

西元一九八八年十月於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自由精神與理想主義的完美結合

——李白思想綜論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最具有開放性眼光、最富有自由意識、最帶有個性解放和理想色彩的，大概應數李白。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和光明，自由精神和理想主義是他思想的靈魂。李白的自由觀和莊子的自由哲學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又不完全同於莊子，而是對莊子精神自由哲學的揚棄。他繼承了莊子追求自由的思想，但對其空想主義和逃避現實的虛無主義採取了摒斥態度。同時，他將儒家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加以選擇利用。他將道家的自由精神與儒家的理想主義、道家的浪漫思想與儒家的求實精神，道家的個性解放與儒家的兼善天下、道家的功成身退與儒家的入世態度融會結合，又對佛教、縱橫、墨俠、兵雜等思想，兼收並蓄，熔鑄一體，形成一個開放型的綜合思想體系。其核心是自由精神和理想主義。

一

李白自由精神的象徵，是翱翔雲天的大鵬。也可以說大鵬是李白的圖騰。這個圖騰是從莊子那裡來的。就是《莊子·逍遙遊》中所說的那個「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神鳥。李白在他的《大鵬賦》中展開了他無與倫比的豐富想像，把這隻傳說中的神鳥形象刻畫的更加鮮明生動：牠不但有「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的無比神力，而且還有「跨躡地絡，周旋天綱」的四海之志。牠「上摩蒼蒼，下覆漫漫」，「右翼掩乎西極，左翼蔽乎東荒」，不受任何外物的束縛，可以「登於寥廓」之界，逍遙於自由之境。在大鵬的形象上，詩人傾注了熱愛嚮往之情，寄寓了追求自由，追求無限的崇高理想。可以說大鵬就是詩人李白。莊子超乎時空物我、逍遙於天地萬物的主體自由思想，已化為李白自由的靈魂。莊子的圖騰大鵬與孔子的圖騰鳳鳥是不一樣的。鳳鳥是仁義的道德的象徵①，而大鵬卻是自由的象徵。有趣的是，詩聖杜甫把鳳鳥做為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象徵②，而詩仙李白卻自比大鵬，在其詩中屢屢以大鵬自喻③，直至他臨終前還唱道：「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掛左袂」④。李白翱翔八裔的理想雖然沒有達到，但他對自由和理想的追求卻是至死不渝的。